

国军大元帅，金钰任安国第一方面军团参议。

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全国统一，金钰先后任第四十七师长，讨逆军第九军军长，讨逆军第十四路总司令，以及湘鄂赣边区“剿共”清乡督办。民国十九年（1930年）元月，出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主席，数月去职，翌年复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五路总指挥，年馀后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此后不再带兵及出仕，在青岛市金口三路当寓公，一心向佛。1951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7岁。

据倓虚法师在《影尘回忆录》中的记述，他在青岛讲经的时候，王金钰和靳云鹏（北洋政府时代的国务总理）正在青岛避暑，但王金钰并没有去听。倓虚法师在回忆录中说得很实在，他说：“据王居士的朋友事后述说当时的情形，我在民众教育馆讲经时，王居士老早就听说了，不过最初他没去听经，也没设想和我见面。原因是他过去在外做官时，曾访问过南北的不少位出家人，可是说话总不投机，有的一身烟火习气，专门注重世法应酬，因此他败兴不愿再多和出家人接近了。”实情确是如此，但后来王金钰还是架不住亲友对倓虚法师的赞叹，终于有一天去听了。有一天，倓虚法师讲经之后，回到甘肃路临时下榻之所休息，王金钰前来拜访，两人相谈甚是投机，王金钰邀请倓虚法师第二天到万佛临吃顿素饭。第二天席间，修庙之事，王金钰很是赞成，并谈及捐屋资助修庙一事。他曾和我说：“住这种房子太折福，将来年头有变转，说不定要惹祸！学佛的人，不要折福，应当修福。关于后辈子孙，自有他的福报，不需给多留产业；能够把他教育成人，送入社会，就算自己尽到责任了。留产业多，养成依赖性大，万一不幸走下流，不但把产业荡尽，还给丢脸！”王金钰很想的开，无论办什么事都很慷慨，很痛快！王金钰居士把他的房屋契据交给湛山寺处理，把文书、契据、汽车、及全部家具等，交湛山寺处理，自己什么事不问。

王金钰捐出房屋后，一家人迁到北京去。他在北平仍亲近高僧，潜心学佛。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春，原在福州法海寺办“法界学院”的慈舟法师，受湛山寺倓虚老和尚之请，到湛山

寺佛学院讲经。慈师乃函招先前常熟兴福寺法界学院的学生道源法师，到福州来代他上课，他自己买轮北上，到青岛在湛山寺讲《比丘戎相》，并在湛山寺领导学生结夏安居。这时王金钰在北平闻知，慈舟法师是“教弘贤首，律持四分，行宗净土”的高僧，他和倓虚老和尚联络，礼请慈舟法师到北平出任净莲寺住持。是年冬慈师受请北上，到北平净莲寺晋山，并将福州法海寺法界学院的学生也迁到北平。以后慈舟法师在北平弘化二十余年，一九五八年在北京安养精舍示寂。

现在美国约纽弘法，曾创办“美国佛教会”的乐渡法师，民国三十年（1941年）前后，他在湛山寺倓虚老和尚身边。他曾见过王金钰多次，据他说，王金钰是一位儒者的样子，没有一点官架子。王金钰有一个儿子后来出家，法名道仁。

428. 沈从文的《忆青岛》

沈从文在《忆青岛》的短文里说：“解放后，我曾三次到过青岛，两次是公家让我去休息，一次是出版总署，一次是政协。一次是自费，是1960年，

住在中山路口的招待所里。我也



到过大连度假，住处条件极好，但总觉得不如青岛。如有机会一定会重来看看。”尤以记游崂山的情景甚详：“我曾先后去过六次崂山，有一回且和杨金甫（振声）校长及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诸先生在崂山住了六天。以棋盘石、白云洞两地留下印象特别深刻。两次上白云洞，都是由海边从山口小路一直爬上，这两次在‘三步紧’临海峭壁上观海，见海鸟飞翔的景象，至今记忆犹新；从松树丛中翻过崖石的情景，如在眼前。以后再去青岛，有一次重去崂山，只是去过上、下清宫。”以没能再去白云洞为遗憾。足见沈从文

是位热爱崂山的游人。

至于沈从文来到青岛的情形：自言“我是1931年初到青岛大学的，在中文系讲《小说史》，《散文写作》，1933年春，离开了学校，返回北京，算了到今天已整整50年了。”他说：“在青岛时的熟人中巴金、卞之琳两位，曾短暂来往过，影响我看新书报的印刷工人赵圭舞先生也来住了半月，为其买了长沙车票，送上了车。”要想更多了解沈从文在青岛的事情，只有从巴金所说：“他还告诉我，在这之前，他每个月要卖一部稿子养家，徐志摩常常给他帮忙，后来，他写多了，卖稿有困难了，徐志摩便介绍他到青岛大学教书。在当时“青大”的校长是小说《玉君》的作者杨振声……”后来沈从文便应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杨振声之聘，来到国文系任教。当时山东大学在青岛兴办。

说他刚来时“在青岛，住在福山路三号，正当路口，出门直下即是公园。这是大学的教师宿舍，并不怎么大，少得只容12人。我到时，刚粉刷过，楼前花园里花木尚未栽好，到处是瓦砾，只人行道两旁有三四丛珍珠梅，剪成蘑菇形树顶，开放出一缕缕细碎的花朵，增加了院中清韵风光。良友公司印的《记丁玲》一书封面上那个半身像，便是那年在宿舍门口叶公超先生为我拍照的。”他的住处坐落于八大关附近的京山东麓，拾步可到学校；距中山公园（当时为青岛第一公园）、汇泉湾和海滨浴场，也不过一箭之地。房子由于青岛比较潮湿，他给自己的居室取了个雅号：“窄而霉斋”。当然，这里相比在北京银闸胡同住的“窄而霉小斋”还是要好得多。北京的“小斋”，是一个原来贮煤的地方改造的，临时在墙上开了个小洞作窗，仅可容身，又阴暗潮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窄而霉小斋”。青岛的“窄而霉斋”，毕竟是洋楼的一间正规居室，又加上青岛有绿树红瓦、波光云影、气候温和、空气清爽等良好的自然条件，他感慨地说：“海边既那么宽广无涯无际，我对于人生远景凝目的机会便多了些……海放大了我的感情和希望，且放大了我格……”“一到海边，就觉得身心舒适，每天只睡3小时，精神特旺健。”的确，那时他又正处

而立盛年，又有青岛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使他在教书、创作和恋爱生活等多方面获得了丰收。

沈从文(1902~1988年)，湖南凤凰人，生在



湘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学名岳焕，别名崇文。尚有王寿、木子、为琳等称。“至于

我那地方的大人，用单刀扁担在大街上决斗本不算回事。”他在1934年7月刊的《从文自传》中第三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里，就是这样的叙述自己的童年生活。1922年，年仅20岁，他抛开在湘西军队中很有希望的前程，结束了半流浪式的士兵生涯，这个“山里人”以他的智慧、灵性和勤奋，来到北平，开始进入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尽管经历过考大学失败，失业后所遭到世人的白眼，但他仍不放弃。他一面到北大旁听，到京师图书馆自学；一面在那“窄而霉小斋”里开始伏案写作，以每千字五毛的最低市价卖文维生。他“简单愚直”“坚忍不拔”地在孤独寂寞中埋头写作。他获得了郁达夫、徐志摩、胡也频、丁玲、巴金等友人相助。他说：“这友谊同时也决定了此后的方向。”后来，他一步一步的踏上了文坛，在20年代末已文名四扬，受到好评。沈从文先在山大中文系任教，抗战时，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胜利后，到北大任教。与此同时，担任《大公报》等四个大报文学副刊的编辑。1980年应邀访美，受到美国文化界、学术界的热烈欢迎。

1932年暑假，沈从文带着一批稿件去了上海，找到巴金，想找地方出版。巴金介绍给新中国书局，稿子卖了出去，立刻付了稿费，这便是《虎雏》小说集。这次顺便邀巴金来青岛一游。并去了苏州，去看望他原来的女学生张兆和，他们已建立了爱情关系。8月底，沈从文经上海乘船回到

青岛,9月写了《月下小景》等几篇小说。1933年1月,沈从文利用寒假再去苏州与张兆和订了婚,张兆和随沈从文到青岛,她在山东大学图书馆里谋了一个职位。当时的馆长是梁实秋。后来巴金也真的到青岛来了。

巴金在《怀念从文》中写道:“……他要我到青岛去玩玩,说是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我本来要去北平,就推迟了行期,九月初先去青岛,只是在动身前写封短信通知他。我在他那里过得很愉快,我随便,他也随便,好像我们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他的妹妹也在青岛大学念书,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去走走、看看。他对妹妹很友爱,很体贴。我早就听说,他是自学出身,因此很想对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功夫,希望她熟悉他自己想知道却并不很了解的一些知识和事情。在青岛,他把他那间房子让给我,我可以安静地写文章、写信,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在樱花林中散步。他有空就来找我,我们有话就交谈,无话便沉默。他比我讲得多些,他听说我不喜欢在公开场合讲话,便告诉我他第一次在大学讲课,课堂里坐满了学生,他走上讲台,那么多年轻的眼睛望着他,他红着脸,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只好在黑板上写了“请等五分钟”五个字。他就是这样开始教课的。他还告诉我,在这之前,他每个月要卖一部稿子养家,徐志摩常常给他帮忙,后来,他写多了,卖稿有困难了,徐志摩便介绍他到青岛大学教书。在当时‘青大’的校长是小说《玉君》的作者杨振声……沈从文每当谈及徐志摩,总带着感激之情。1932年,徐志摩乘飞机在济南近郊白马山失事罹难,电报打给了杨振声,沈从文听说后当夜乘火车去济南为徐志摩办理后事。”

沈从文说,我在青岛的时候“老朋友陈翔鹤先生,正在中山公园旁的市立中学教书,生活十分苦闷,经常到我的住处,于是陪他去公园,在公园一个荷塘的中央木亭子里谈天,常常谈到午夜。公园里极端清静,若正值落月下沉海中时,月光如一个大车轮,呈鸭蛋红色,使人十分恐怖。陈翔鹤不敢独自回学校,我经常伴他到校门口,才通过公园返回宿舍,因为我从乡下来到大都市,什么都见过,从不感到恐惧。”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病逝,巴金撰文说:“文艺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了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而这些精神财富许多都与青岛有关。

沈从文早年间就认为,“在青岛那两年中,正是我一生中工作能力最旺盛,文字也比较成熟的时期,《自传》、《月下小景》,其它许多短篇是这时写的,返京以后着手的如《边城》……也多酝酿于青岛。”他说:“我在青岛的时候,青岛的海边、山上,我经常各处走走,留下了极好印象。大约因为先天性的供血不足,一到海边,就觉得身心舒适,每天只睡三小时,精神特别旺健。”他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一文中写道:“我的住处已由干燥的北京移到一个明朗华丽的海边。海既那么宽泛,无涯无际,我对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海边既那么寂寞,它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在青岛期间,他创作了《泥涂》、《阿黑小史》、《凤子》等3部中篇小说;《三三》、《都市一夫人》、《若墨医生》、《黑暗占领了空间的某夜》、《静》、《鸭窝围的夜》、《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老伴》、《三个女性》等20多篇短篇小说;还在青岛写了《记胡也频》。在丁玲遭逮捕后,又写了《记丁玲女士》,以及《从文自传》3部长篇传记。

429. 陈述斋《南九水》诗

家住马来半岛槟城的陈述斋是孙中山的好友,曾游过青岛崂山,留下名诗《南九水》:“九水山家竹万竿,绿荫深处宿云寒,惜无当世于倪笔,收入画图挂壁看”。为崂山“九水卧游”景观增色不少。

马来半岛的槟榔屿为“广州起义”策划地,使槟城成为海外革命基地的重要因素在于数位关键人物。1910年7月21日,孙中山率家眷卢慕贞、陈粹芬和女儿孙瑛、孙婉及胞兄德彰,安顿在柑仔园四坎店400号的小屋子,用404号作办公室。此时,孙中山经济拮据,连母亲的葬礼都须仰赖友人协助办理。在槟城一家人每月生活开支,皆

由槟城阅书报社同仁、经济较宽裕的槟城党人：吴世荣、熊玉珊、黄金庆、丘明旭、陈新政、陈述斋、谢逸桥、陆文辉、柯清倬、丘开瑞、潘弈源十一位共同长期负担。

430. 1912 年孙中山青岛之行

孙中山先生于 1912 年 9 月底到过青岛崂山，并留下往迹。尽管后来有人考察，下榻之处并不是通常所说的青岛“德国亨利王子饭店”（今天的栈桥宾馆），而是在南海路沙滩宾馆总共包住了 16 个房间。但是人们很少去顾及这些，今天在太平路栈桥宾馆门旁塑有一尊中山先生的雕像，就是以此做为当年来青岛时下榻之处的纪念。据胶澳总督麦尔瓦德克推测，孙中山放弃原先从北京沿津浦路返回上海的计划，转道青岛，乃是考虑到拥护清廷的“辫帅”张勋一直盘踞在兖州府的缘故，津浦线恰好从此处通过。依据对孙中山与单维廉关系的考察，更愿相信，访问青岛乃是孙中山先生的夙愿。1905 年孙中山先生游历欧洲、造访柏林时，就多次提到青岛，尤其对青岛的土地制度，极为欣赏，尽管他一直没有机会莅临青岛。

孙中山（1866～1925 年），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中国国民党总理，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有《孙中山全集》行世。自题自勉联语：“愿乘风破浪万里浪；甘面壁读十年书。”一个革命家的胸怀可见。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于 1912 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青岛市民在举行欢庆活动的同时，人们都企盼一瞻领袖风采。但是，当时的青岛，却在异邦的统治下，要想请孙中山先生来青，必须经过青岛德国提督批准。青岛各界人士出于爱国热情，和对领袖的崇敬心情，便有齐燕公所、三江会馆、广东会馆、青岛商会等名义、联名发出了致德督函。略云：“工商各界留居青岛租界，见于今天下公推孙君为大总统，上海、香港各租界内的同胞，均已纷纷开会欢迎。现工商等居留此间，南人以家乡生命财产受保护之益，北人以通商南省无危险之虞，现择于十四

号在三江会馆，升旗放鞭，开会欢迎，恭申爱敬。素慕贵提督大人为立宪大臣，洞明公理，必表同情。请贵提督赞成之，并请派捕保护会场。”对此合理的要求，德督却反对，复函说：“惟本大臣未便照准开此大会，并升旗放鞭。因本政厅素抱严守中立主义。趁此机会，切为指示：贵会馆不得改作办理关系国际之事务机关。若不听令，本政厅必行干预。”称德国政府在大清和民国两个南北并立的政权之间保持中立，以中国驻“德国大使仍为满清官吏”为由，阻止社会各界欢迎孙中山先生抵青。

见到这一无理复函，青岛各界人民，义愤填膺，立即又发一长函，同其进行诘责要略为：“一、贵提督不准升旗放鞭，开欢迎会，岂不视工商等为无国之民乎！伤心述此，血与泪进。二、以本会馆开会庆祝本国总统有防中立，实有不解。贵提督必行干预一语，未识根据何条法律而行，尚祈示谕遵守，为更钦佩。三、本会馆以爱中国，认总统为第一义。谅贵提督素爱人道和平，深明世界人群之进化公理，必邀俯准工商等作法律范围内开会之自由。一俟择定会期，再行申明、请捕监临会场，保护一切。”德国提督，鉴于当时革命形势，慑于青岛人民的爱国气势，拖延不答。后来，由形势有变，南北议和，2 月 12 日清帝溥仪退位，13 日孙中山向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荐袁世凯继任，3 月 10 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总统。孙中山来青一事便推迟了。1912 年 2 月 24 日，孙中山先生向中华民国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拍案而起、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革命家孙中山，又重新成了一介平民。1912 年 4 月 1 日，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上发表了辞职后的第一次演说，详尽阐述了他对形势的看法和今后的打算，指出：“盖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需，文明进步，必赖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为此，孙中山提出一个在经济上振兴中国的宏伟设想，他要在中国北、中、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像纽约港那样的大海港，修建 20 万公里的铁路，以五大铁路系统将中国的沿海、内地和边疆连接起来，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带着这样的宏愿，孙中山全力以赴，四处

奔波。这时他来到山东，到烟台、济南、青岛等地视察，宣传自己的抱负，号召重视制造业，推动商业兴旺。

袁世凯为欺骗革命党人，掩饰其窃国罪行，于8月初，派人到上海迎接孙中山、黄兴北上，与袁世凯面商国事，调和南北之间的意见。孙、黄原定17日动身，因事，改为18日下午启程。18日上午，传来了袁世凯在北京枪杀了同盟会党人湖北军政府军务副部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的消息。这是民国史上第一件违法杀害革命党人的事件。此事发生后，在上海革命党认为：“此等现象，一若并非真共和，殊形危险。”劝孙中山和黄兴不要轻入虎穴。河南、安徽、广东等省也来电劝阻。孙中山劝黄兴暂止其行，而自己却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仍决意北上。幻想袁世凯当个好的民国总统，解决好政治、建军等重大事务；自己一心一意搞实业，解决民生问题。在孙先生坚持下，由上海同孚路黄兴寓所动身，乘“安平”号轮。同行者有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还有居正等十多人。仍有人劝阻此行，孙中山表示：“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认为可靠，必欲一试晋目光。”18日下午4时20分“安平”号轮启程了。有“悔琛”号巡洋舰随行护航。

8月20日晚，途经烟台时，他命轮船靠岸，抵烟台停留休息，21日上午抵港口码头，各界欢迎，行鞠躬礼。高呼“孙先生万岁！”“民国万岁！”孙中山一行下榻烟台山下的克立顿饭店，闻此消息，烟台官、商、军界代表齐聚克立顿饭店，召开欢迎大会。孙中山在发言中说：“中国商业失败，不止烟台一埠，凡属通商口岸，利权外溢，到处皆然。为今之计，欲商业兴旺，必从制造业下手，如本埠之张裕公司，其工业不亚于法国工厂，将来必可获利；又是如玻璃公司亦然，张君以一人之力而能成此伟业，宜互相提携，力求进步，不但烟台为北洋之一大繁盛商埠，即富强之基础，亦于是乎在。”话语间流露着忧国忧民的情思。”会后，孙中山与烟台官商各界在克立顿饭店合影。该饭店(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烟台朝阳街北端)也因临时大总统下榻而名气大

增。8月21日孙中山兴致勃勃地前往张裕葡萄酒公司参观，对公司的生产情况大加赞赏。他品尝了张裕葡萄酒后，题赠“品重醴泉”，以示鼓励。此为烟台之行品美酒。

23日到天津、24日到北京，均受到热烈欢迎。观者言：“孙文奔走四方，以谋成立民国，今目的已达，其功业圆满之期，故有如此之光荣。”

在北京期间，至9月16日同袁世凯举行了十三次会谈。内容涉及国家军事和外交等机密事项均未公布，有关兴办实业和铁路问题，报道甚详。9月9日，袁世凯发布命令，特提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孙中山于9月10日同北京政府商订铁路经营事项有五：①借款，②权限，③公司，④经费，⑤用人。此外，孙中山曾阐述自己的政见，讲三民主义，提出解决农民自身问题，要实行“耕者有其田”。在北京时，还把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与同盟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九月十七日离京，下午四时抵保定车站，九月十九日到太原，九月二十一日到石家庄，二十二日到唐山，九月二十三日由天津到开平，滦州视察了煤矿，九月二十四日赴山海关，视察北宁铁路，九月二十六日离天津，抵德州车站，下车同欢迎人员谈话30分钟，至黄河北岸下车，视察黄河大桥工程。之后，乘山东都督周自齐所派专车赴济南。

九月二十六日下午，孙中山乘火车由北京返回，途经济南稍做停留。山东省议会与各界群众得知孙中山要来济南，济南军、政、党、学、报各界一万多人在车站迎接。但孙中山已随下车的乘客自行出站，雇黄包车进城了。随后，孙中山应邀在省议会大厅(原址位于大明湖南岸，现已拆除)对议员、教育界人士及学生代表讲演。议会大厅为仿英国议会大厦格局，穹窿圆顶，里面分上下两层，座席则为木制连椅，场内早已是座无虚席，听众热烈鼓掌欢呼孙中山的到来。讲演中鸦雀无声，大家都屏息凝神，细听孙中山先生的要旨宏论，孙中山的演讲不时被阵阵热烈的掌声打断。

中间休息时，孙中山径自走下讲台，与前排学生握手谈话。而二楼后排的听众，急欲一睹先